

目 录

第一次粤北大捷的一点回忆·····	何宝松 (1)
山河依旧战旗红	
——第二次粤北战役话旧·····	何 芷 (5)
粤北大捷后振济灾区片断·····	李素筠 (13)
抗战时期广东的救侨工作·····	黄宗海 (14)
龙归抗敌记·····	李世亮 (18)
日机大炸韶关目击记·····	饶纪汉 (23)
忆抗敌演剧一队在韶关·····	舒 樸 (26)
民生桥畔数春秋	
——回忆“七政大”·····	莫广智 (36)
抗日时期中共广东省委的	
喉舌——《新华南》杂志·····	钟 崇、侯月祥 (44)
回忆《新华南》等刊物的出版·····	魏中天 (54)
在乌云滚滚中翱翔	
——回顾韶关《晨报》出版前后·····	林 铃 (57)
关于《雄风日报》·····	周 冷 (62)
新闻检查在韶关	
——国民党在战争中控制舆论的重大措施	
·····	刘复英 (68)
一九四三年召开的粤北运动大会·····	李璇光 (77)
黄田坝国民学校艰苦办学的回忆·····	李素筠 (83)

陈嘉祐在韶关.....梁观福、廖桂洲（87）

李汉魂先生在韶二三事.....林真泰（95）

“基庐”内幕点滴.....李 梓（97）

解放战争时期的曲江县警察局.....张 洪（101）

忆抗战前后“广东防委”在韶关的

活动.....敦 伦遗稿（105）

解放前后韶关市电信通讯情况.....廖崇信（110）

桂头工委的前前后后.....李以锦（117）

回忆广州同乡会片断.....石 善（119）

小资料（二则）

水位最高的“高街”.....（17）

唐代在韶州境内的行政区划.....（67）

补充和更正（读者、作者、编者）.....（121）

第一次粤北大捷的一点回忆

何宝松

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四十周年了。回想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不断对我国进行侵略，阴谋灭我民族，吞并整个中国。但中华民族是从不屈服于侵略压迫的伟大民族，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下，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今天，我们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是不计前嫌，和睦相处。这是党和政府十分正确的政策。但我们决不能忘记前事，而且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惨痛的经验教训，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从而防止战争的再次爆发。在这难忘的日子里，追述个人参加抗战的片断，以示深思和纪念。

广州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沦陷的，距离广州沦陷仅有一年零两个月，日本侵略者又发动第一次粤北大战，妄图攻占韶关。

大战前的敌我态势：日军以广州为核心，其外围在三水芦苞、清远军田、从化神岗，以及增城福和之线。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则占领三水芦苞、四会、清远城、源潭、佛岗、良口、牛背脊，以及地派之线，依托山地，构筑工事固守。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我军侦知盘据广州的敌人，又在野心勃勃，蠢蠢欲动，企图北犯。当时，判断日军发动进攻的路线，不外三个方面：一是由翁从公路；二是由粤汉铁

路，三是沿西江三水芦苞之线。但是敌人主力到底放在哪个方面？则情报纷纭，莫衷一是，曾造成我方高层指挥举棋不定。当十二月初，由于西江三水方面的日军佯动，我方误认其主力用于这一方面，因而过早使用缪培南指挥的总预备队位于翁源新江的一五八师驰援，该师到达四会后，结果是扑了一个空。原驻守清远、琶江、源潭、银盏坳等地的第六十三军，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部署，正准备开赴翁从公路上蒲昌一带，当时又根据情报，敌主力将由粤汉铁路线北犯，而第六十三军又不敢东调。为了加强铁路线的防守，守备在清远城以北及以东一带山地的第一五四师即派第九二〇团（当时我任团长）开赴北江西岸的龙塘以北地区，掩护铁路线银盏坳附近守备的第六十三军一五二师右侧面的安全。

第九二〇团奉命后，立即于十二月上旬×日（日子记不清）下午由清远城渡过北江西岸，奔赴龙塘以北地区。到达后，即侦察地形，部署兵力。该地区除东南侧有小高地外，其余都是一片蔗林，犹如北方的青纱帐。蔗林中有一条大路直通北江飞霞峡南岸边的洲心圩，并有一分叉路通铁路线的源潭圩。当时除以约一排的兵力占领东南侧高地作为前进据点之外，其余一、二营（以一营为左，二营为右均部署在蔗林内）纵深配备选择地形构筑工事固守，大路属第一营。第三营为预备队，除派出一个连向西警戒外，其余位置于大路赴洲心、源潭分叉路前端，团部指挥所设在分叉路前的茶亭附近，并于大路交叉点以东和以西之线分设督战队。由于地形十分隐蔽，严令采取多种方法互取联系，特别是除营与营和连与连必须确保联络外，并严令官兵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和战斗意志，自觉拚搏，坚守阵地，不得退过大路分叉点

（即赴洲心及源潭）东西之线。另由预备队派出一个加强连占领为第二线阵地。

到达龙塘以北地区的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刚刚早餐完毕，敌人即开始向我东南侧高地的据点密集发射炮火，揭开了战幕。我各营连都早已在阵地上严阵以待，占领东南侧高地的一个排，遭到密集炮火攻击之后，接着，发现有大约数十个敌人冲上来，受到我居高临下的顽强抵抗，敌人反复多次，均未得逞。同时，敌军凭藉着空军炮火的掩护向我蔗林大举进攻，形成拉锯争夺，寸土必争，尤其在大路附近更为剧烈。蔗林阴蔽，我们依托田埂蔗坑构筑工事，敌每进一步，都要短兵相接，付出不小代价。我们的官兵则愈战愈沉着，士气愈战愈旺盛，但敌人兵力不小（估计是一个装备优良的加强大队）且有三、四架飞机和六、七门大炮的协同作战，火力强大，整个蔗林为烟硝所笼罩，嘶杀声、格斗声震耳欲聋。在蔗林中争夺，敌我互有进退，形成犬牙交错。至午后二时许，大路附近有一股约数十名敌军，凶猛深入，为我第二线的守军所狙击，我们立即再投入预备队的一个连，加以反扑，几乎全歼这股敌军。战斗至午后四时许，已接近黄昏，敌军进犯不逞，被迫狼狈撤退，战场上遗弃不少尸体（相信敌军在撤退前已把大部分尸体先行运走）。

这次战斗，完成了掩护友军右侧安全的任务，时间虽不长，从朝至暮仅仅一天，但战斗十分激烈，在“青纱帐”（蔗林）里做到人自为战，从我团伤亡一百二十多人的数字来看，敌军伤亡当更加惨重。

事后，当地人民在源潭车站以东的山岗上建立一个“九二〇团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以表彰我军的勇敢英烈。

【作者简介】

何宝松，一九一一年生，广东兴宁县人。一九四九年一月随傅作义在北京起义，后加入人民解放军任师长。一九五〇年起，先后担任珠江专区第一副专员、省参事室参事、省民政厅副厅长、省人委委员、省革委委员、省盲聋哑人福利协会副主席、省五、六届人大委员兼副秘书长（后改兼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省民革副主委兼执行组组长、民革中央委员、全国六届政协委员等职。一九八五年九月补选为省五届政协副主席。

编者按：

关于粤北第二次战役的有关情况，我们曾收到当年任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一八六师少将参谋长、亲身参加了这次战役的黎天荣先生（现为广州市政协文史专员）撰写的《我参加第二次粤北战役的回忆》。此稿因于今年九月间已在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编印的《粤北抗战资料选编》中登载，读者可查阅参考，我们不再重登。在此，并向作者致歉！

山河依旧战旗红

——第二次粤北战役话旧

何 芷

光阴似箭，一转眼又四十多年了。时间虽然似东流的逝水，却冲不走人们的记忆，当年粤北战争的一幕幕，至今还历历在目。

关于粤北战役情况的介绍，话儿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这一天，传来消息，增城失守，日寇正沿广增公路进犯，广州已危为垒卵。果然，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日寇机械化部队不过三千之众，竟然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偌大一个广州城遂沦入敌手。

我们——广州锋社话剧团一行五十五人，是沦陷前一天晚上奉命撤离广州的。当时我们已改编为“第四战区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第四艺宣大队”，同我们一起撤走的还有夏衍、林林等一批《救亡日报》的同志。当我们随着市民逃难的洪流，搭“横水渡”（一种摇橹的木船）到达石围塘时，对岸黄沙一带已经火光烛天，冷枪四起了。我们挥泪告别了生于斯、长于斯，也战斗于斯的广州城。“我已没有家了，我家在广州……”的诗句，道出了我们内心的悲愤。

我们奉命沿西江一带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第二年

春天，“动委会”经费告罄，生活无着，经党组织批准转到国民党部队一五四师去，负责该师的九一九和九二〇两个团的政治宣传工作。从此，我们就披“老虎皮”，吃“砂谷米”（饭食中渗着大量砂子和谷粒的戏称），在从化县的良口、牛背脊一带，深入连队，同士兵打成一片，并利用同士兵上“识字课”和“歌咏课”的机会，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以激发士兵们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同时也注意做好军官们的统战工作，以帮助士兵们解决肉刑体罚和改善伙食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士兵们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对日寇罪行和广州失守，无不咬牙切齿，悲愤难平。与此同时，我们还参加民运工作，同老乡们一起破坏公路，改善军民关系。

日寇侵占广州之后，为了扫除我军在外围的威胁，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起，接连向北进犯，这就是第一次粤北战役。从化当然是它的攻击目标之一，而良口就成了我们的主要阵地。

良口的地理形势对我军是十分有利的：鸡笼岗是它的前哨，茶亭坳做它的后卫，黄牛山、矿山雄视于左，石榴花顶、五指山俯瞰于右，广从公路象一条巨蟒伸进华南的心脏。这一次战役，日寇由于在广州立足未牢，抗日游击队已经成立，活跃于广州市郊和南、番、顺一带，地下党组织也活动频繁，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因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不过算作是火力侦察，但广从公路两旁已经庐舍为圯，尸横遍野了。

到了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敌人的胃口更大了，他们再次猛扑良口，要直捣曲江，打通粤汉线。他们派出侵华日军第三十八师团的精锐部队，沿广从线向北进犯。六月二

日，战斗打响了。到处敲响的铜锣声，打破了粤北山村的寂静。老乡们怒吼着：“日本鬼来了！日本鬼来了！”他们拿起土枪土炮和所有武器，同敌人搏斗；一五四师首当其冲，士兵们迅速进入阵地，机关枪的哒哒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了粤北的山谷。无论在鸡笼岗、在石榴花顶、在牛背脊，还是在良口，敌人都遭到顽强的抵抗，他们第一次尝到了侵占广州后的苦头。真是民心不可侮，军心不可侮，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气焰万丈，骄横跋扈的日本“皇军”，满以为占领良口是易如反掌的，不料却遭到顽强的抵抗。晌午过后，他们的先头部队就支持不住，陆续从吕田、牛背脊溃退下来了。黄昏时分，在鸡笼岗附近展开了一场血的争夺战。大约七百多“皇军”步骑，要占领猪牯岭，以掩护他们的退却部队。猪牯岭不过是一个标高99公尺的小山头，但那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却三番四次也无法攻得上去。敌人凭借优势的火力，迫击炮、掷弹筒铺天盖地倾注过来，但“杀敌全靠英雄胆”，敌人不得不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了下去。守卫在猪牯岭的我军士兵其实不足一百人，虽然也倒了一个又一个，但阵地始终岿然不动。鸡笼岗的战斗也十分激烈，二营五连连长（可惜忘记了他的姓名）拿着驳壳枪的两个手指头，被敌人掷弹筒的破片削掉了，他咬紧牙关，仍然继续指挥作战。这时候，冲锋号吹响了，他第一个跳出战壕，一挥手，“弟兄们，冲啊！”“冲啊！”的呐喊声响彻云霄，第三十八师团的“皇军”精锐，终于狼狈奔逃，而多少年来积郁在士兵们心头里的复仇怒火，也通过“冲啊！”这一声呐喊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战后，粤北山区又恢复过去的和平静谧，远远一望，良

口、鸡笼岗、石榴花顶……正是“万壑有色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祖国的江山是何等壮丽多姿！可是一踏上广从公路，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切诗情画意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那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尸骸遍地，真是五步一具，十步一双，那些尸体很少有一具是完整的。敌军的尸首他们早就拉走了，我军的也作了妥善处理。那些曝尸荒野的都不是本地人，是日本鬼从外面拉来当脚伕的，日本鬼溃退的时候，把他们一个不留地杀掉了。日本鬼子的马刀是出了名的，一刀下去，立即身首异处，那些被砍下来的头颅象西瓜一样滚到沟里去。我们指挥民工负责由良口到牛背脊一带掩埋这些无人认领的尸体。这是地狱般的工作。由于天气酷热，尸体多已腐烂发臭，一股股扑鼻而来的异味，无法不叫人感到恶心，有些同志当场就呕吐起来，有些好几天吃不下饭。最初我们还一具一具地挖坑掩埋，后来因为尸体太多了，脑袋无法“对号入座”，民工们也阳奉阴违，埋尸坑越挖越大，把那些脑袋一锹一个地抛到坑里去。这些无名尸体也记录了日寇在广从线上犯下的又一笔血债。

战争结束之后，我写了一首大合唱的歌词，名为《良口烽烟曲》（又名《粤北胜利大合唱》），后由作曲家黄友棣先生谱曲。全曲分《良口颂》、《魔鬼揉碎村庄的和平》、《破路歌》、《石榴花顶上的石榴花》、《血战鸡笼岗》、《间场曲》和《怒吼吧！珠江》等七个乐章，写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这第二次粤北战役的全过程。这部大合唱当时在粤北一带广为流传，颇受群众的欢迎。

【作者简介】

何芷，笔名荷子，剧作家。抗战期间，与李门等同志组织“广州锋社话剧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广州《建国日报》副刊编辑，后到国外从事戏剧等活动。解放后，任《广州日报》编委、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等职。现任剧协广东分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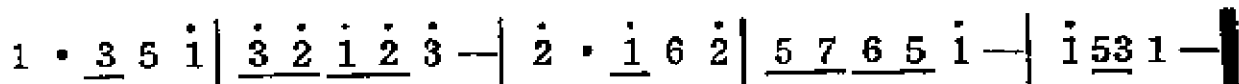
附：《良口烽烟曲》第五乐章

石榴花顶上的石榴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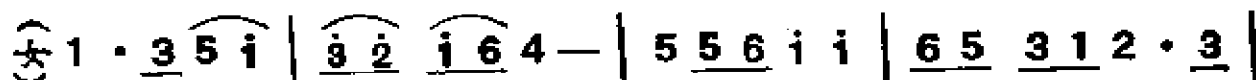
C 长调 $\frac{4}{4}$

荷子词
黄友棣曲

(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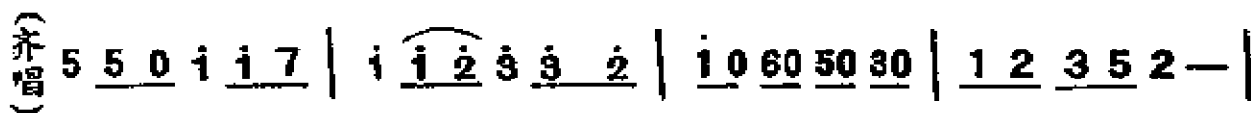
(民谣曲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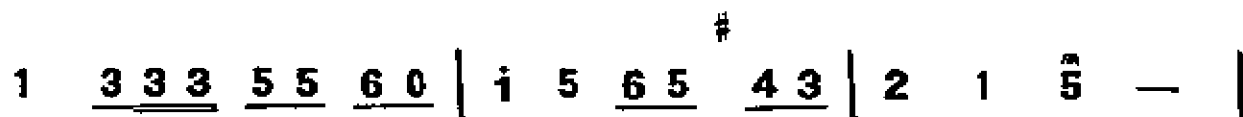
mp 石 榴 花 石 榴 花， 石榴花顶上 开着 石榴花， 它



红 过珊瑚， 红 过琥珀， 红 过血， 也 红过 硃 砂。



五月，敌人再 猛扑 良口，要 直 扑曲江， 打通 粤汉线，



我 英勇的 弟兄 们， 却 在 石榴 花顶 消 灭 他！

(二部合唱激昂地)

♂ 5 5 6 i i 7 | i i 2̇ 3̇ 3̇ 2̇ | i i 6 6 5 5 3 3
 「你要 曲江, 我要 广州,」任你 飞机 大炮 毒气

男 5 5 5 5 0 | 6 6 6 5 0 | 6 6 4 4 5 5 5 5
 「你要 曲江, 我要 广州, 任你 飞机 大炮 毒气

1 2 3 5 2 — | 1 1 3 5 5 0 | 4 4 6 i i 0
 都 不 怕。 左 来 左 打, 右 来 右 打,

5 5 5 — | 3 3 3 3 0 | 4 4 4 4 0
 都 不 怕。 左 来 左 打。 右 来 右 打,

i 0 6 0 5 0 3 0 | 1 3 5 6 7 2̇ | 6 — 5̇ —
 打 打 打 打, 打 到 敌人 回 老 家。

4 4 4 4 3 3 3 3 | 3 3 3 3 3 | 4 — 5 —
 打打 打打 打打 打打, 打 到 敌人 回 老 家。

(温和地)

男 $\dot{3} \cdot \underline{\dot{5}} \quad \dot{1} \dot{5} \mid 6 \ 4 \ 6 \ - \mid \dot{1} \ \dot{1} \ 6 \ 5 \ 3 \mid \underline{5 \ 5} \ \underline{6 \ \dot{1}} \ 7 \cdot \underline{7}$
石 榴 花 石 榴 花 石榴花顶上 开着 石榴 花, 它

女 $\dot{1} \cdot \underline{3} \ \underline{5 \ \dot{1}} \mid \underline{\dot{3} \ \dot{2}} \ \underline{\dot{1} \ 6} \ 4 \ - \mid 5 \ 5 \ 6 \ \dot{1} \ \dot{1} \mid \underline{6 \ 5} \ \underline{3 \ 1} \ 2 \cdot \underline{3}$

$\dot{1} \cdot \underline{5} \ 3 \ 3 \ 0 \mid 6 \cdot \underline{5} \ 4 \ 4 \ 0 \mid 5 \cdot \underline{5} \ \hat{5} \cdot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5 \ 5} \ \underline{5 \ 4} \ 3 \ -$
红 过珊瑚, 红 过琥珀, 红 过血 也 红过 砾 砂。

$\dot{1} \cdot \underline{3} \ 5 \ 5 \ 0 \mid 4 \cdot \underline{6} \ \dot{1} \ \dot{1} \ 0 \mid \dot{1} \cdot \underline{2} \ \dot{3} \ \underline{\dot{1} \ 6} \mid \underline{5 \ 1} \ -$

(渐慢渐强)

$\underline{5 \ 5 \ 5 \ 5} \ 3 \ 3 \mid \underline{4 \ 4 \ 4} \ 3 \ - \mid \underline{4 \ 4 \ 4 \ 4} \ 6 \ 4 \mid \underline{5 \ 5} \ 4 \ 3 \ -$
他吸取了敌人 血的精华, 他吸取了敌人 血的精华!

$3 \ \underline{3 \ 3 \ 3} \ 5 \ 5 \mid \underline{6 \ 6} \ \underline{4 \ 6} \ 5 \ - \mid \underline{6 \ 6 \ 6 \ 6} \ \dot{1} \ 6 \mid \underline{5 \ 5} \ \underline{6 \ 2} \ \dot{1} \ -$

粤北大捷后振济灾区片断

李素筠

广州陷敌以后的一九三九年冬，日本南支派遣军一〇四师团、板田旅团等部队，集中广州，沿粤汉铁路向我粤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方防守疏忽，初战失利，伤亡甚大。后经六十二军等奋力反攻，始将进犯敌人击退广州。但在敌军所经各县乡村，无不惨遭蹂躏；老百姓被杀害，房屋被焚烧……日军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对安抚受战火影响的灾区人民，恢复生产，经过一定的思考，决定成立广东省振济工作总队，自兼总队长，民政厅长何彤兼任副总队长，下设总务组，由省府秘书卓振雄兼任；振济组，由省救济总队长陈汝棠兼任；财务组，由广东省银行派人兼任，掌握财政开支（组长姓名忘记了）。受灾各县成立县振济工作队，由县长兼任队长。县振济工作队有队员20—30人，是由省政工队，救济总队队员抽调的。负责实际工作的副队长和队员一起生活，多数住在农村的破庙或祠堂里，用稻草铺在地面，生活颇为艰苦，但大家没有怨言。

省振济总队规定：每个受灾县发给振款二十万元。分配办法：凡因此次战役死亡的人，发给抚恤费一百元；被毁坏的房屋，补助修理费二十元；损失耕牛一头，发给八十元……

这微小的振款，虽不能弥补受灾人民的损失，但在政治上却起到了坚定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李汉魂先生关心灾区人民的疾苦，加上工作人员认真负责，把振款送到灾民手上的实际表现，给每个身受实惠的灾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根据何兴贤先生口述整理）

抗战时期广东的救侨工作

黄宗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的侵略战争，约半个月香港就沦入了日帝手中。跟着日本侵略军继续南侵，新加坡、槟榔屿、曼谷、仰光、西贡、河内等重要城市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当地华侨不堪忍受日军的蹂躏，纷纷逃难，特别是香港华侨（当时是以华侨相称），大批大批地经深圳、澳门、惠阳淡水等地回国。香港沦陷后不久，当地的社团、同乡会等出面主持逃难华侨的登记，船只、火车等疏运工具的准备，负责将登记的华侨运离香港。笔者当时是向香港客属同乡会登记，乘他们准备的轮船，驶离香港在惠阳淡水镇登陆，然后步行往惠阳。到了惠阳后很多人各自返回家乡，有的回东江，有的回韩江，有的返北江，更多的是往广东省政府战时省会所在地的韶关（曲江）。途经深圳的香港华侨（同胞）大多数是返广州、南海、番禺、顺德各县，途经澳门的则多数是返中山、台山、新会等县。上述地区有些已经是沦陷区了，回到沦陷区的香港华侨有不少是北上经芦包镇前往曲江避难或定居。

当时逃难的安南华侨（现称越南）大部份是由河内经镇南关（友谊关）回到广西、柳州各地，一部份由河内经老街回到云南昆明等地，其中广西、云南籍的越南华侨绝大部份是回到各自的家乡，华侨中较富有的则定居在柳州、昆明等大城市。另有小部份的福建、广东籍的越南华侨则辗转至广

东省的曲江，然后分别返回原籍的家乡定居。至于缅甸的华侨是经上缅甸的腊戍进入云南，云南籍的缅甸侨绝大多数回原籍家乡。广东、福建籍的缅甸侨除暂居昆明、贵阳、柳州等大城市外，有个别的则到四川的重庆，小部份则经广东的曲江返回自各的家乡。当时暹罗（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侨很少能逃出来的。以上所说的难侨是包括香港难侨，他们都是沦陷后不久就逃离当地返回祖国的。

在这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韶关（曲江）就成了大量的所谓“难侨”的集散地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部级的中央侨务委员会，广东、福建、云南三省各设有省侨务处，负责有关华侨事务的工作。由于各省侨务处编制人员少，经费少，无法担负如此紧急繁重的救侨工作。以当时在曲江的广东省侨务处来说，设处长一人，整个处的工作人员不过几个人，经费有限，实难担负此重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一九四二年一月设立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开展救济华侨工作，赢得了华侨不同程度的赞赏和爱戴。

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设在韶关（曲江）黄岗的广东省政府内。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兼任主任委员，民政厅厅长何彤、建设厅厅长郑丰二人兼任副主任委员。其他委员由各有关党、政、军单位的负责人或代表兼任。下设秘书组、总务组、会计组、救济组、视察室等，另该会在曲江设有驻韶关办事处，二个归侨招待所，每个招待所都可容纳三、四百人。招待厅设主任一人，办事员四、五人，另炊事员三、四人，负责安排归侨的住宿、膳食、医疗、救济等工作，对有困难的难侨发放旅费津贴。招待所设立初期则住得满满的，由一个招待所再增加一个招待所，仍有人满之感。